

民主德國文藝譯叢

父親們

維利·勃賴特爾著

文化生活出版社

民主德國文藝譯叢

父 親 們

親戚和朋友三部曲之一

維利·勃賴特爾著

張 威、廉 譯

文化 生活 出版 社

父 親 們

有版權

著 者	維 利 · 勃 賴 特 爾
譯 者	張 威 康
出 版 者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small>上海館陶路一弄八號</small>
印 刷 者	春 明 印 書 館
一 九 五 四 年 三 月 初 版	1—6000 冊

〔文學·藝術〕329000字 定價20,000元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滬業裝

序

父親們是維利·勃賴特爾獲到國家獎金的三部曲親戚和朋友的第一部，毛似寫德國工人運動爲主題，所敘述的事蹟，雖然是從一九〇一年起到一九一四年止，即是從隱射着作者本人的小華德誕生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止，但是書中主角約翰·哈特柯夫的回憶一直追溯到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時期，所以它構成了德國工人運動的一個完整的寫照。

德國在普法戰爭之後，工商業勃興，工人的覺悟也日漸提高，但到二十世紀初葉，工人階級的政黨，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却開始變質和墮落，他們漠視羣衆利益，阻遏罷工，在一九一四年響應了德皇號召的帝國主義戰爭。

作者在本書裏創造了一系列在這個典型環境中沉痛掙扎着的德國工人階級的典型人物。這裏的主角約翰是忠實、善良，具有當時德國工人的一切崇高品質。作者現實地——同時在一個歷史的象徵中——指出了他如何從普魯士軍國主義的思想教育中解放出來，成爲一個始終忠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人，我們始終看見他在實際生活的矛盾中鬥爭着，在心靈裏以及在行動上。這裏有他的妻子寶玲，意志堅強，嫉

惡如仇，和她的女兒斐莉姐都代表了德國工人的妻子，刻苦耐勞而富有與人爲善的精神。這裏有約翰的女婿卡爾·勃侖吞，剛愎而浮躁，一種動搖的「獨立性」使他表現爲一個十足的妥協者。這裏有約翰的朋友：善於自學深思的木匠師傅司迭克和年青的鑄鐵工人孟格斯，前者代表了當時不在少數的獨學的「手工業哲學家」的類型，後者洞燭當時黨和工會領袖們的隱奸，對他們作艱苦的鬥爭，對同志們指出正確的方向，是今日德國共產黨的一個先驅者。這裏還有當時最偉大的工人領袖貝培爾；但是他也沒法挽救黨的頹勢和人民的厄運，在他去世後一年，大戰爆發。

列寧曾於一九一三年在貝培爾安葬的時候說道：

「貝培爾的去世不僅是工人中勢力最大的亦最受羣衆愛戴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的去世；貝培爾在他的發展以及政治活動的過程中，不但把德國的、並且把國際的社會民主黨的生活形成了一段整個的歷史性的時代。……他本身是一個工人，他能夠給自己開闢一條對社會主義作堅強信念的道路，他並且懂得做工人領袖的模範，懂得在資本家的工資奴隸們爲了爭取一個較好的人類社會而作羣衆鬥爭的時候做代表者和共同作戰者。」

貝培爾給了本書主角約翰極大的影響。約翰曾在青年時代參加普法戰爭。他在作戰中刺死了一個和他絕不相識的、無辜的法國青年，後來受了傷躺在醫院裏會看

到截掉肢體的同志，使他深深認識到戰爭的罪惡和殘酷而對之痛恨。但尤其使他終身負疚的，是他在傷愈歸隊之後，奉命把四個被俘的法國革命份子送交法軍，這時戰敗的法國帝國主義軍隊已經由德軍協助着在對付國內的，於一八七一年在巴黎爆發的無產階級革命，即有名的巴黎公社了，這是使年輕而天真的約翰莫名其妙的，更出於他意料的，是這四個革命份子在他交出之後立刻就使他們本國的軍隊鎗決了。

貝培爾的演說深深觸動了他的創痕，但也使他找到了癒合它的道路。他後來雖然也看到了黨的變質，但貝培爾給他的印象始終使他對黨、對工人運動光明的前途抱着不可動搖的信心。貝培爾去世之後一年，他自己也死了，對於黨的失望和萬惡的戰爭使他心碎了。『我們大家都應該負責的』，這是他最後的一句話。

作者從漢堡的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平凡的日常生活出發——當然也有資產階級的典型人物參雜其間，如廠主沙伯爾和房主費爾默——描寫這二十世紀初萊德奧威廉二世統治時代，複雜的階級鬥爭動態。他憑着一種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造力量，大膽暴露了當時社會和工人階級生活上的矛盾和鬥爭，他們的娛樂和痛苦，他們對兒女的驕傲和關切，他們生活經驗的淺狹，他們政治修養的不足以及一部人對政治的漠不關心，莫不是真情實況，因為這位鐵床工人出身的維利·勃賴特爾就是在這個社會、在這些人物裏面成長的，他用的語言正是當時漢堡人民的有力的、有

時是激昂的和富於幽默的語言。所以本書特別優美的地方，是在它和人民的密切結合，它把悲劇的和喜劇的、嚴肅的和幽默的互相調和了起來。

正如德國現代文藝批評界的權威阿布希所說：本書雖然早在十年前已經受人讚譽並且有人把作者推崇爲可以媲美十九世紀的大作家，但當時祇看到書中性格描寫的深刻，情節安排的緊湊，而沒有看到親戚和朋友的特點却在它在德國文學方面的質的新穎。把一個新的社會階級作爲一部內容廣泛的長篇小說的主要人物來處理，這在德國文學上還是創見。所以阿布希又說道：維利·勃賴特爾這部親戚和朋友三部曲是德國文學的一個偉大的開始。它的完成將對於德國現實主義小說的發展有重大的貢獻，並且是由於那種正是二十世紀後葉所需要的社會性的內容。

維利·勃賴特爾這種偉大的成就是和他的艱苦而豐富的鬥爭經驗、正確而充實的政治和文學修養分不開的。他於一九〇一年五月二日生在漢堡的一個工人家庭裏，早歲就不能不自食其力，在一家工廠裏當鑄床工人。他十六歲參加斯巴達團，這團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一個爲和平鬥爭的、革命的地下組織，是德國共產黨的前身。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國共產黨成立時，他是最早加入的一個黨員，自一九四六

年起，他是德國統一社會黨黨員。他曾數度因參加鬥爭被捕，先後在獄中渡過五年多歲月。他的第一部小說N和K機器廠（一九三一）便是在獄中寫成的。一九三三年德國法西斯黨掌握政權時，他被拘禁在費爾斯畢特爾集中營裏，曾備受殘酷的凌虐迫害。翌年流亡到蘇聯。他有名的小說考驗（一九三四）便是描寫這集中營裏慘痛的生活和其中政治囚犯百折不撓的戰鬥精神，書被譯成十七種文字，建立了作者在世界文學上的榮譽。他在一九三七到一九三九年間參加西班牙人民的自由戰爭，曾寫有愛勃羅河上的遭遇（一九三八）。其後又寫了三篇紀念法國大革命時代英雄事蹟的短篇小說，書名萊茵河上的委員（一九三九）。蘇聯抵抗德國法西斯的侵略時，他和若干流亡到蘇聯去的德國進步作家們組織了宣傳隊在前線用擴音器向着德國兵廣播，告訴他們這種侵略戰爭是可恥的並且必然要失敗的。維利·勃賴特爾是在三條不同的陣上一貫地對着法西斯政權作了堅強的鬥爭：在漢堡、在西班牙、在斯大林格勒前線。

這部父親們是他在旅蘇期間寫的，曾於一九四一年連續發表於莫斯科出版的世界文學。返國後，他續成兒子們（一九四八），至於孫兒們則纔於今冬出版。可見作者對於這部親戚和朋友三部曲前後共曾耗費了十五年多的時光。

在這些年中間，作者還發表有台爾曼傳（一九四五）和一個德國兵的遺囑（一

九四二）（已譯）、緘默的村莊（一九四九）、五十天（一九五〇）（已譯）、活躍的弟兄們（一九五〇）等小說。

最後，我想在翻譯方面講幾句話：對原作忠實和保存原作的風格，這是我在作品中堅持的主張，我在這方面也盡了最大的努力，譬如其中若干成語，也是幾乎直譯的；自問尙少以辭害意的地方。書中所用外語，有的音譯，有的意譯，看來似乎自由，却亦煞費斟酌，總以保持原來趣味，減少讀者困難爲原則。人名地名以及若干專名的譯法，也是如此，同時字數力求其少，以免詰屈聱牙，並視需要，酌加註釋；至於牽涉史地常識太多的地方，只得從略。

吳朗西同志對我的譯文作了仔細的校對和指正，我在此表示深切的感謝。但是本人學力有限，譯文中需要修改的地方一定還很多，希望讀者隨時指教，不勝盼禱！

張威廉序於南京，時一九五三年除夕

重要人名表

約翰·哈特柯夫 造船廠工人

寶玲·哈特柯夫 約翰的妻

斐莉妲·勃倫吞 約翰的長女

愛彌爾·哈特柯夫 約翰的長子（妻阿妮妲，子愛德蒙）

路易·哈特柯夫 約翰的次子（妻赫美納）

沃托·哈特柯夫 約翰的三子（妻賽西莉）

弗立茨·哈特柯夫 約翰的四子

卡爾·勃倫吞 約翰的塔（子華德）

蜜蜜·費爾默 卡爾的長姊（夫亨利·費爾默）

莉絲白·司特利梅 卡爾的三姊（夫弗立克斯·司特利梅，女阿麗賽）

莎菲·司迭克 卡爾的四姊（夫哥斯他夫·司迭克，子阿爾吐，葛迦）

包爾·帕開 卡爾的朋友

弗立次·孟格斯 約翰的同事

奧哥斯特·貝培爾 社會民主黨領袖

第一卷
新的開始

第一章

「出去罷！出——去……！這樣子真教人受不了！」

在產婦床前的三個婦人便急忙忙擠到了房門口去，好像她們馬上就要挨打似的。
彎背的呂希太太也想出去。

「呂希……！那——末，呂希，你當然就在這裏！」哈特柯夫太太說，她現在已經安定了。她對於她的「你」字自己覺得奇怪了一下。●「呂希，你在斐莉姐這裏耽着；我去請收生婆。不要讓別人進來！」哈特柯夫太太說完話，身子已經到了外面。

她還沒有過這樣快地走下了那座陡的樓梯。她大步順着石子街走去……。「從來沒有看見這種樣子：站在那裏亂划手、亂叫喊……！這呂希也是這樣一個沒用的傢伙！」

走過去十家屋子就住着收生婆妮荷絲，亨莉·妮荷絲，是一個經過政府訓練和

● 德習祇對最親近的人用「你」稱呼，其他用「您」。

考試的收生婆，哈特柯夫太太最後一次生產也是她來接生的，她對於胎前的指示也是有一點價值的。

哈特柯夫太太拉了門鈴。屋子裏面好像有牛鈴聲在響着，但是沒有人來開門。

她又把門鈴拉動了一下。還是沒有人來。『真丟人！』她嘴裏在咕嚕着。『收生婆家裏應該經常有人的。那——末，好罷，我得跟她吵一架。』

現在怎樣辦呢！她又跑到了街上去，在想辦法。她已經有意思想自己來試一試。她並不是怎樣沒有經驗的。但是很容易來一個併發症，那就毫無辦法。不行，總得找產科。當然在附近地方還有別的收生婆；她模模糊糊還記得有「產科」的招牌，但她一時想不起在那裏看到的。她當時並沒有特別去注意它。她希望再也用不到她們了……她望見一個警察……他一定知道！

警察克利斯旦·馬登在他的警區，石子街上，通常被人喚作「胖子克利雄」，有一部份認為他是「人的靈魂」，另外一部份人卻把他看作是一個「殘忍的兇徒」。他可以站在街角上隨隨便便地同人家談天說笑，也可能在最高興的時候在斯登勃酒店喝上一杯啤酒，而一下子，祇要他認為是他的職責所在，便暴跳地吵起架來，施行逮捕，並且把他的犧牲品拖到警察局裏去。他有善於抓人的巨掌；倘使這還不濟事，他就會毫不躊躇地把武器掏出來。因此他給予人家的是恐怖多於信仰。人家看

見他高興時，便向他點點頭，同他打個招呼。若是看見他一個人在生氣，那就寧可躲開他，或者急急地從他身旁溜過去。

哈特柯夫太太可是並不注意他高興不高興；她看到這警察雄赳赳的樣子湧現在她面前時，便決然跑過去，問了一大堆話。

「什麼……？什麼事……？您要問什麼事……？」

「我要找一個收生婆！」哈特柯夫太太氣忿忿地又說了一遍。「這裏附近哪裏有收生婆？」

胖子克利雄一半驚異，一半不大高興地瞅着她，但是並不答話；他祇做出了一個拒絕的手勢，便想從她身旁走過去。哈特柯夫太太可是並不這樣容易就放他走；她拉住了他制服的袖子，情急地喊道：「我的天呀，您一定知道，收生婆住在哪裏！」

石子街是當時漢堡最熱鬧的一條街；尤其在它同莫倫霍夫街交叉的地方是從碼頭往市中心的主要交通地點。在傍晚時候，尤其有霧的日子，這個地方聚集着一班白天不露面的人物：閒逛的人、剪辮、流氓、妓女，原來在莫倫霍夫街和斯潑林維特街有許多妓館和很成問題的地下酒店。哈特柯夫太太高聲的、激動的講話，警察呆若木鷄的緘默——都是非常不自然的，因而跑來了許多人。一會兒工夫就有幾十

個人把哈特柯夫太太和胖子克利雄團圍住了。整個交通被堵塞了。

「她在講些什麼？」——「他要把她逮捕嗎？」——「她為什麼要把她逮捕呢？」——「收生婆？關收生婆什麼事？」——「好好地讓了他罷，他恐怕今天又在生氣！」——「他不應該麻煩這位太太的！」——「當心他不要把刀抽出來！」

這是民意，開頭是玩笑，諧謔，慢慢地就對於胖子克利雄有些威脅起來，他憑着這個認識就很快地又講起話來。他用了非常響亮的聲音喊道：「誰知道，收生婆住在哪裏？馬上要找一個收生婆！」

周圍的人報了他一陣鬨然大笑。從街的一邊向着另一邊發出了些嘲笑般的報道，有幾個年輕人在高唱道：「孩子總是生在春風裏呀……。」

一個妓女擠進了人羣。她喊道：「那個愛爾娜是做過一回收生婆的。」另一個妓女要阻止她。「你可不能這樣幹。」——「為什麼不能，若是事情急了。」

「而且非常急，小姐，」哈特柯夫太太插口說，她是向來不同妓女交談的，更不要說是稱她「小姐」了。她便同着她們倆走向斯潑林維特，後面跟着一羣喜歡看熱鬧的閒人。

「我的天，轟動了一班人，」哈特柯夫太太喘息着，但是她很高興，她找到了一位助產士。「好罷，那一末，今天這一晚我是忘不了的，」她暗暗地在想。

在不到半點鐘以前，她還站在她家裏小廚房的灶頭前面，心裏在忐忑不定。她派了隔壁那位太太到她女兒那裏去。可是她對於這位沒有辦法的呂希並不放心。哈特柯夫太太不斷地瞧着鐘。她的「男人們」早該來到了。她還得給他們預備飯吃。她還在等着，雖然她知道得很清楚，就是——在半小時內可能發生許多事情。她就這樣地站在那裏，盤算着，最後，她轉身向着她最小的孩子弗立茨說道：「那——末你聽着，孩子，我走了！我說不定在一點鐘裏頭就回來，或者還要早一些。爸爸會給你倒湯吃的。他吃兩塊臘腸，路易，沃托和你每人一塊，聽到嗎？」——弗立茨呼哩呼哩地答應了，他正站在一個盛着熱湯的本面盆前面，脫光了上身在擦肥皂。

「等到爸爸回來了再吃飯。聽到嗎？不要偷來吃。」——「不會，不會……！你把那個角子帶來！」——「什麼角子？」他的母親問。——「斐莉姐答應把我的錢。」——「斐莉姐病得很厲害！」——「病？」那孩子驚奇地把擦滿了肥皂的頭從臉盆裏抬起來。「我想，她要生孩子吧？」——「壞蛋！」哈特柯夫太太把身後

的門帶上了。

在樓梯上她可是禁不住自己好笑起來了。邁羅小老頭們！真的，孩子們不知不覺地都長大了，現在她甚至於已經要做祖母了。還是很早，她覺得太早了。還有：真